

只看她一眼

顾文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267

7100

顾文 著 顾文 著

只看她一眼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只看她一眼

顾文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合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7.437印张 插页2 160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9-01405-8/I·408

定价：2.50元

序

韩少华

记得幼年，在家里为我延聘的一位老先生席前，知道了
一个典故，出处在《后汉书·孟尝君传》。捡来重读了读，
有这样一段记载：

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珍宝。……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
人采求，不知纪极，珠渐徙于交趾群界。于是行旅不至，人
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
未逾岁，去珠复还。

这里所称的“郡”，即西汉所置的“合浦”，所辖地境很
广，兼容今日粤桂相连处的一大片地域及海域。而“守宰”
则指太守和县令，其贪婪无度，以致合浦盛产的珍珠都畏其
劫掠而远遁了。只因孟尝君出任郡守，才由革除弊端而利民
养物；珍珠有知，去而复返。当时听先生释义，所谓“合浦
珠还”，似仅在喻指物之失而复得或人之去而复归。当然，
其物也珍，其人也贤，是不言而喻的了。

顾文同志就是一位来自“合浦珠还”之地的文友。

两年前，由《人民文学》有关方面在徐州举行笔会。我
有幸参与，并在会上初识顾文同志。且得知他也钟情于散

文，这就更添了些相见恨晚的意味。谈起各自从文的经历来，都很有些感慨。我与他虽是忘年之交，但那些感慨也很有些共鸣之处。譬如，尽管我吃文学这口饭比他谬早了些年月，但是，自新时期以来，才获得了自己创作上的最佳时代气氛，才有了舒展活泼的创作情绪，则是彼此相同的。

我们正共享着一个“合浦珠还”的时代。

自徐州分手之后，除了收到过他的一两封信及文稿，又得了他寄来的一帧在徐州笔会会址一片绿荫前的合照。此外就是这叠题为《只看她一眼》的文稿了。

与其说这些作品是散文，毋宁说这是些散文诗。字里行间的诗韵迂迴，久久不去，是我阅读中的一种直觉。也许凡艺术鉴赏无不是注重直觉的。

其间《南珠新史》或真含着几许史的品格，《侨乡新村的记忆》或直接刻划着记实的痕迹……至于《银滩记晨》在一掬间被我轻诵之际，我似乎感到了海风的微咸和浪沫的轻润都直逼到我的面前和袖底。“文无定法”。只要有真情，只要有实感，只要有足以负载这情这感的语言和韵味，即可独立于自己所占据的生活与思考的“场”中，以挥洒成文了。

顾文同志的作品即是这样由自己的心底涌出而面世的吧。

据说，散文唯以“空灵”为上。所谓“空灵”，如果指文章中所描述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超脱意向，笔致也不一味雕琢，而是追求一种“遗形求神”的境界，那当然可能成为上品。但若超离于生活和人们心灵间的交流之外，只追慕空疏无物的所谓“大相无形”的抒写对象，却不知那“大而似无”的景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甚至是终人之一生也难于邂

造的。那么，“空”而不“灵”不就无异于自己下笔否定了自己的追求了么！

顾文同志笔下的不少篇什是既不空而又颇见灵性的。这种使我认同的文境，促我应命写了这序言。

1989年冬，于北京三元桥畔

目 录

序	韩少华 (1)
---	-----------

第一辑 珍珠城之恋

银滩记晨	(3)
捕龟之夜	(6)
恋海者	(12)
南珠新史	(15)
项链姑娘	(21)
华侨新村的记忆	(26)
中秋“烧番塔”	(32)
东坡亭纪游	(35)
珠城一日	(38)
一只带链的铁锚	(42)
银滩写意	(46)
彩色的浪花	(49)
雨后的惠爱桥	(52)
破蚌而出的南珠	(56)
海畔音韵	(59)
访涠洲	(65)

地角记晨·····	(68)
滴水崖小记·····	(70)
成衣街市·····	(74)
树的画像	
——献给木麻黄之歌·····	(77)

第二辑 只看她一眼

古 道·····	(81)
西 风·····	(84)
瘦 马·····	(89)
老 树·····	(95)
乡亲们·····	(98)
情满跋涉间·····	(104)
父 亲·····	(110)
往 事·····	(114)
家乡的渡口·····	(118)
牵猪郎的人·····	(122)
迁徙小记·····	(126)
山夜初录·····	(130)
生活的绿叶·····	(134)
六月六·····	(137)
小城纪事·····	(140)
中秋之人·····	(143)
三楼四楼·····	(146)
一个姑娘在看信·····	(149)

啊，凤凰花.....	(151)
台湾亲戚.....	(158)
只看她一眼.....	(161)

第 三 辑 奇山丽水梦

奇山丽水梦.....	(167)
京族风情散记.....	(170)
京华趣事.....	(175)
川贵印象.....	(181)
大藤峡.....	(184)
南国乳泉.....	(187)
峨眉山一夜.....	(191)
我们和大佛.....	(194)
澳门环岛游小记.....	(197)
长江偶得.....	(200)
揽胜者的心声.....	(203)
情绕美女峰.....	(209)
泰山一夜.....	(212)
鸭绿江边.....	(216)
夹皮沟与杨子荣.....	(218)
梦中之湖.....	(221)
曲阜印象记.....	(223)
涠洲一条街.....	(225)
后 记.....	(228)



第一辑 珍珠城之恋

珍珠城之恋

我常常看见家乡的大海在太阳底下，
蔚蓝旖旎，千帆耕犁，珍珠终于显露；
但我始终不敢忘记没有太阳的大海，
黑浪翻涌，苦水无边，珠贝深埋沙土……
我的心潮，曾经随着大海的澎湃而汹涌；
我的生命，曾经随同古老的渔村同浮沉；
我的思想，曾经随同闪亮的浪花而闪亮……

银滩记晨

最后的一丝黑暗，终于沉到海底去了！

太阳还未及跃出海面，但其金碧辉煌的玉体，已经辉映着东边的天空了！

一海浓墨变成的蓝缎。

一村模糊初现了轮廓。

一湾乌黑现出了银白。

海滩，这时的海滩，光洁坦露，就象少女的胸脯。狂涛曾经百般推捏，可是，它退却了。黑暗把这片光洁交还了光明。

也许，人们太疲倦了，来不及接收。早起的鸡们咯得咯得地飞跑出来，那些睡不定的狗们，也窜出来了，一队一队的，象跨栏的选手，在新滩上奔突；还有猪们，为了小蟹和丁螺蹒跚珊珊地，将美丽平实的滩面拱得坑坑洼洼了……

太阳终于站在海面上了，金灿灿的。

船帆象凯旋之军旅，一队队，趾高气昂飘飞回来。

这时，猪鸡狗们逃之夭夭了。

取而代之的，是接海的姑娘和大婶，还有鱼虾蟹的贩子。女人们扛着鱼篓，从迷迷离离的村口走出来，大步大步地踩在沙滩上。头和脚已经前行了，屁股还在后头，弯弯的

身躯描写了她们的心情。

那些停靠上来的小舢板，就象一只只香蕉，弯弯的，黄黄的，好看极了。

“有鱼无——”

贩子们大都是薄嘴唇，清亮的声音，在清润的空气中颤颤。

贩子们叫喊的音质并不比歌唱家们差多少，高亢而且柔和，甜甜的。但仔细品味，又多少带点港台流行曲的味道，甜味浓了点，媚妩多了点，而骨气少了点，使人感到轻飘。

刚从浪尖上走下来的船伯们，身子是疲乏的。走下船来，还打着呵欠，但神情很是骄傲。

“今天的鱼最好，你们看着给个价钱啦！”

大概是整夜不睡的原因吧，船伯们的声音都带有一丝儿沙哑。但那语调、音质，无不充满力量，给人一以种豪爽之感。

细细分辨起来，人间的声音，竟有此美妙之处！有求于人的声音，尽管也是响亮，但少不了媚软；而那辛劳之后的声音，尽管其哑涩，但内中实在。

声音之下便出现许多脚印。等海的、渔海的、贩鱼的，各种各样，有男有女，有轻有重。满滩的脚印就象满篇的文字，只要读得仔细，便韵味无穷。

印得真真切切的，是等海人和渔海人的。许是肩扛重篓吧，脚印的趾部特别深。那些贩鱼的，也印得很真切，但很纷乱，脚印边常有踢起的沙尘。那是抢购鱼虾时留下的印迹。

早晨的海滩，沿着那条水位线，是一条生意兴隆的长街。买卖在这里交易，人们在这里营生。

早晨的海滩，也是一个舞台。动物和人，都在这里表

演，在这里觅食。

有声。有形。有迹。

声，我喜欢船伯们的，尽管带丝儿沙哑，但让人感到实在，充满力量。

形，我喜欢归航的舟楫与雕塑般的船伯，粗犷的美和辛劳的威壮，同时涌现于我的眼前。

至于痕迹，我却羡慕那等海人与渔海人的脚印，一步一个印戳，记录着艰辛，记录着欢愉……

捕龟之夜

北部湾畔的京族三岛，秋天里，潇洒揉掺着清爽。黄昏，带着腥味的海风吹来，有一股沁透心脾的凉意。

公爹告诉我，三岛上最有趣的莫过于夜猎海龟了。他兴致勃勃，要带我去见识见识。当我们拿着绳子和木杠，来到一个湾角，夜色已经很浓。滨海的木麻黄林带，象一队暮霭中的兵士，只见挺拔的身影，而看不到清秀的面目了。涛声很响，我的家乡就在雷州半岛西南的海边上，但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震耳的秋浪。

“浪这么响，会影响海龟上来吗？”我有点儿担心。

“不会不会。我们到湾尾那边，浪就小了。这样的夜晚是肯定有海龟的。”公爹满有把握地说。

公爹是我的房东。这次来体验生活，我就住在他家。他是湾尾岛上捕龟的里手。虽然50多岁，但还很健壮，跟着他走海滩，我要隔不久小跑几步，才能跟上他哩。

来到湾尾的一个沙墩上，我们潜伏下来。这时，淡淡的月牙儿，游到云中去了。大海一片朦胧。我和公爹蹲在一棵海榄树的后面，等候海龟上岸下蛋。公爹吸着旱烟，烟锅儿丝丝地响，很有滋味。我仔细听着那不知疲倦的涛声，但没

有发现异样的响动。渐渐地，心有点急了，问：“海龟就要上来了吧！”

公爹摇着头：“不会。”他望了望天空东边的指水星，“还早哩，海龟一般要到11点钟以后才上岸。”

他告诉我，海龟繁殖的季节是在七、八月间。交配后，母龟爬上海滩挖坑下蛋，一次能下六、七十个，下完就用前肢扒沙埋住，然后离去。海龟蛋靠太阳光的热力孵化，经过70天左右，小海龟破壳而出。这时候，母龟就来到原来的地方，把“子女”们领到海洋中去……

我听说过，龟类中要数海龟最大，几十斤到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的都有。它们特别能忍受饥饿，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不吃东西也不会死。普通的海龟，一般都可以活两三百岁。

“可是它有一怕，就是怕人把它翻个四脚朝天。”公爹说，“翻龟只需力气大，胆子大，等会儿你还得帮我哩！”

我们谈得入了迷。突然，西湾的丛林那边传来两声婉转的海鸪声。公爹触电般一跃而起，抄起木杠，拉着我说：“有情况啦！这是我们民兵的暗号。”

沿着蜿蜒的木麻黄林带，绕过一片仙人掌，由于不敢亮手电，我被海薯藤绊了一跤。爬起来，也顾不得身上有泥，一步不拉地跟着公爹。别看他上了年纪，机敏得象个夜猫子。摸到西湾，我们蹲在一丛仙人掌后边，公爹用手掌捂着嘴巴，学了几声海鸪叫。一个持枪的民兵从林带里悄悄走出来，低声问：“是周大爷吧！”他走近我们说：“有一个‘两脚龟’爬上来了，一班跟踪着。我们留在这儿，继续观察。”

公爹带我转出林带，走上一条弯曲在仙人掌丛中的小

路。这时，大队部那边传来了骚动。我们赶去，一个越南特工已经被民兵抓住了。俘虏很年轻，看起来不过20来岁，长得很瘦，很黑。他缩着脖子，抖抖瑟瑟，说饿极了，想要喝水。

“饭都有得你吃，可你要老实交代。”民兵说着，把他带走了。

鸡不鸣，犬不吠，婴儿和母亲还在甜甜的梦里。整个村子象一艘停在雾海里的大船，静得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敌人已经悄悄地落网了。

“我们还是去抓我们的‘四脚龟’吧！”公爹鄙夷地看了一眼被带走的俘虏，说。他并没有感到突然，或者惊诧。我想，这样的事他一定见惯了。

夜，静谧之中警醒着。林带笔挺地站立，海浪悄悄地叙语，隐蔽在丛林中的民兵，来回巡视。我们回到刚才潜伏的沙墩，指水星已升上中天，村落传来一两声隐约的鸡鸣。

“我们这里有一句口头禅，叫‘刘二打番鬼，越打越好睇’。你听说过吧？”公爹突然问我。

我告诉他没有听说过。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故事，我说给你听听，看你有什么感受。

抗法时，安南派人来到万尾岛请求支援。京族有个杜光辉，他在岛上挑选了几十个彪悍的青年，组成一支义助队，加入刘二领导的中华援越的黑旗军。在马头山，杜光辉的义助队被番兵包围了。可是鬼子包围了三天三夜，马头山上仍然战鼓咚咚。勾鼻子军官是个狡猾的家伙，他仔细辨听，鼓声不断，但声音微弱。勾鼻子断定，杜光辉的人马即使还未饿死，但也手无抓鸡之力了。于是，他命令番兵冲上去。到